

戰爭致富史話



法 R. Lewinsohn 原著
英 G. Sainsbury 英譯
周 新重譯

戰爭致富史話

宇宙風社總經售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五月初版

戰爭致富史話

Les Profits de Guerre à Travers les Siècles

原著者：R. Lewinsohn

英譯者：G. Sainsbury

重譯者：周新

出版者：新興書店

總經售：宇宙風社

廣州鹽運西
一巷十八號

版權
所有

定價七角五分

這是一部歷來世界各國因戰爭而發財者的列傳。著者從史的敘述，分析戰爭利潤的趨勢，說明靠戰爭致富的機會，已經從軍人身上，漸漸的轉移到了別的方向上去：『間接的戰爭利潤的地位，是漸漸的變得重大了。』這裏有趣味地一個一個的講出了古今靠着戰爭發財的故事，許多窮苦的人，因為戰爭的機會，發了大財，爲數之大，令人涎羨。說句幽默的話，也許你讀到本書一半，不禁就會着了發財迷，發財的念頭，油然而生。那麼，且耐心細讀，字裏行間，或許給你找到一個發財的線索呢！然而本書最大目的，是在向黷武者提出一個警告，從歷史的演變，戰爭對於軍人發財的機會，已經逐漸的減少了。

原著者序——寫給英譯本

戰爭利潤的問題，目下正受到了最熱烈的討論。際此另一次大戰產生的可能，已經受到了普遍的公認，各國正因此耗費極大財力，從事重整軍備的時候，這個問題的嚴重，是不容否認的。一般從戰爭取得利潤的人，他們究竟可以認為正當嗎？他們是否可以通融容忍嗎？或是，在另一方面，他們是否因為他們造成了引起國家發生戰爭的許多原因之一，應該受着嚴厲的抑制嗎？

在所有一般大的民主國家裏，他們政府都已鄭重宣布了牠們對於戰爭利潤的敵視。在英、法、美諸國，牠們都已組成了法定的或是國會的委員會，以研究這個問題的各種狀態。有時牠在決定上次大戰中個人所得的利潤，有時在決定軍火廠在平時所得的利潤，有時在考慮整個軍火業收歸國營的適當的手段。在有些國家裏，特別是在美國和法國，牠們還曾通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法律，或則限制軍需的事業，或則限制從軍需事業所產生的利潤。

這一個問題雖然已經引起了普遍的興趣，然而就我所知道的，目下對於這個問題却還沒有一種一般的觀察。本書就是應這個需要而寫的。本書材料，包括所有歷史的時期和所有各國，牠的目的，就在提出充分的資料，使讀者能得到一種客觀的見解。本書範圍既是如此之廣，因此，其中的材料，自

然是經過了一番選擇的。在歷史上較遠的時期裏祇提到少數代表的例子，本書大部分的工作都是關於現代的。

自有戰爭以來，戰爭就產生了利潤。直至十九世紀之初，從戰爭得到最大利潤的是一般大的軍事領袖，雖然從戰爭所給與金融上和商業上的利潤的機會也很大。隨後，在十九世紀時，軍人漸漸的落後了他的地位就由軍火製造商取了去。在大多數人心裏，他們都認為軍火製造商至今還占有着一個中心的地盤。他的地位，現在固然還很重要，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所加於他身上的注意，有時是太過分了，我們對於別種戰爭的利潤未免太忽略了。在上一次世界大戰裏，各項軍需的商業都發了極大的財，投機事業也發了大財，我在本書中設法說明，間接的戰爭利潤的地位，是漸漸的變得重大了。

從各種複雜不同的戰爭利潤來看，我們固然不能預期一種歷史的活動是會一貫地前進的。然而這裏可以看到一個明白的趨勢，就是戰爭的利潤，現已漸漸的變得間接了。這個趨勢是已經存在了很長一個時期的。從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以及從戰爭實際狀態的演變，結果，直接的戰爭利潤是漸漸的難於實現了。

目 錄

原著者序

第一章 軍人

愷撤——封建貴族——新世界之征服——遠征軍的贓物——私掠船事業——傭兵隊長——華倫斯坦——馬爾布羅——拿破崙之戰——惠靈吞——俾斯麥請求恩賞——法郎克·斯坦恩哈特——歐戰的報酬——軍事利潤的減少

第二章 金融家

四七

金錢與權力——弗勞倫斯的銀行家——約克·古爾——孚格氏的權勢——英倫銀行之創立——通貨之善用——里斯卡塞爾領主的借款——梅耶·羅斯却特的軍事業務——法蘭克福的五兄弟——金融家與拿破崙之對抗——波旁復辟——羅斯却特變為

和平主義者——勃蘭克羅台——亨凱爾伯爵——銀行之戰爭利潤——歐戰之財政——摩爾根借款——政府做了牠自己的金融家

第三章 軍火廠

九七

最早的製造兵器者——克虜伯最初的艱困——施乃德兄弟——克虜伯到法國前的安排——克虜伯的全盛時代——普法戰爭之軍火——美國的軍火廠——太平年歲——競爭的激增——軍火業的國際主義——宣傳——軍火業中之巨頭——中歐的戰爭利潤——霍吉斯——意大利的景氣——英國的大量生產——美國鋼鐵公司的利潤——貝茲倫亨鋼鐵公司——化學業之利潤：杜朋氏——歐洲之化學工業——漢的洛夫與斯可達的損失——克虜伯廠的重建設——戰後的不景氣——維亞有限公司——施乃德廠的擴充——柴哈洛夫及其門徒——裁軍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戰前時期

第四章 承辦商

一六七

自給自足的軍隊——海洋遠征軍與常備軍的供給——卡傑伐爾與曼地那——巴黎氏四兄弟——法國革命時之軍需供給——烏佛拉特的崛起——烏佛拉特財產的波動

——烏佛拉特與波旁復闢——美國內戰——『賈品貴族』——運輸利潤——庫克氏
旅行社之軍隊運輸——英國航運業之景氣——中立國之利潤——德國之戰時貿易
——摩爾根之獨占——美國在歐戰時造成的巨富——歐洲大戰之利潤總額

第五章 投機者

二〇九

戰爭投機之性質——政府公債之投機——法郎與金鎊——七月革命——泰蘭倫特之
投機——俾斯麥受投機的教訓——普魯士總參謀部——霍爾斯坦男爵——歐戰時之
投機活動——華爾街害怕和平——戰時之景氣與戰後的崩潰

第六章 反對戰爭利潤的奮鬥

二三七

三種議論——國際統制軍火運動——國家統制軍火運動——政府的宣言——美國之
競爭——新的觀念——戰爭利潤之演進

第一章 軍人

愷撒

他們大家差不多都是從白手起家的鄉村紳士，朝廷窮苦的侍者，壯健的殖民地軍人，或是革命的船長。有的借助於戀愛的冒險事業，或是有錢的婚姻，直至他們的天賦受到了人們的公認。他們大家所做效的最大模型是愷撒，並且特別在這一方面，他也是他們的模型。他是從白手起家的。並且比了白手不名一文還要少，因為潑羅塔克曾經告訴我們說，當年青的愷撒初次得到一個高級的職位，被任爲西班牙的總督時，他所積欠的債務計有八三〇泰侖（talent）……約合現代英幣四〇〇，〇〇〇鎊。（註）

當他在國內時候，他把借來發展政治野心的金錢任意地揮霍着，他的債主還能相當感到安心。

註：本書所載歷史上之銀數，在折入現代幣制之時，均以價值英鎊計算。原著者以之折爲現代之金法郎，我今翻譯他的數字，以七五法郎合一英鎊。——英譯者。（每一英鎊約合國幣十六元。——譯者。）

因為有權就能生財。在羅馬通常除了像攸的卡的伽圖（Cato of Utica）那樣幾個頑固的人外，人們是決不敢提出異議的。但到了一個不安的殖民地去，如果愷撒遇到了什麼意外時，那錢不就永遠完了嗎？那是一定的。

因此，當這位新總督一切都準備好，正預備出發時，他的債主便來找他了。他們送上了他的債券，那都是早已到期的，然而愷撒依舊無力償還，他們沒法，便把他的行李扣了下來。

這是一個多麼淒慘的景象呢。正當這位總督預備騎馬上任的時候，他的盤川和個人的全部行李都給規光了。這樣的事似乎空前未有的。可是民法無從束縛羅馬一般顯赫的貴人，因此，愷撒在尚未發跡之前，便也不敢行使武力；事情就得用合法的手段來解決。爲了避免再有公然受辱的事情發生起見，愷撒的後臺老闆克拉薩斯，一個大富豪，他就同意對於其餘的債項，負責擔保，這個最嚴重的問題便因此解決。一般債主都回去了，這位年青總督不再有着糾纏，便帶了所有的東西出發而去。從這一次的意外，使他堅決決定，他得放棄依靠他人的經濟的地位，在過後幾年中，西班牙的富饒便充分的實現了他的志願。他一到任，立刻就從事征服新的領土，統治了現在組成加里西亞和葡萄牙的境地。他在西班牙總督的任上便形成了最初的開墾制度。他在西部所獲得的這種財富，和羅古魯斯與龐培在他們東部征伐中所獲得的，確實還不能相比。然而羅馬的商人，對於這種財富的突然而不意的流入，無不感到莫大的喜悅，於是他們對於發展殖民地的事業，便發生了更大的興

趣。

愷撒的軍隊也分到了很大一部分的贓物，他們都沒有一句怨話。這位將軍自己還留下了極大的一部分。愷撒雖然並不像羅馬其他領袖那樣貪鄙，但現在他對於所有的債務都能夠還清了，他的舊債主也感到非常快樂。他的初次軍事偉業不但使他得了名，並且也使他變成了一個有錢人，恰如一個軍人所希望達到的。

然而西班牙的征伐還祇是一個開端。高盧之戰所得到的收穫比較更為豐富。在那些國度裏，却沒有什麼多的財寶可拿，像在不列顛或日耳曼的森林裏一樣，因此愷撒便沒有住得很久。但他用了更大的精力，出發從事征服和開墾高盧（Gaul）的富饒地域。在羅尼河與萊茵河之間的一些部落，每年須繳付貢稅，凡一千萬塞爾脫斯（sesterce），約等於八〇〇〇〇〇鎊。除了要塞的奪得，此外尚有大批金銀物件，源源的落入羅馬人的手裏。

愷撒在他自己腰包裏究竟留了多少，我們並不知道，但從他一生慷慨豪放的性格看來，他是能夠把金錢各方分散開去的。執政官保羅斯得到一五〇〇泰侖，他造了一所寬大的審判廳。護民官居里亞得到二五〇泰侖，他原是負有極大債務的，現在便不再受到債主的壓迫了。在最後一次高盧戰事中，龐培所借與愷撒的軍隊，也得到約五〇〇泰侖，作為臨別的禮物。從這一些已經知道的數字，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從十年的戰爭，愷撒的財產已經從負債八三〇泰侖變為擁資二二五〇泰侖。

了，這就是說，增加的數目，不下三〇〇〇泰侖，約合三、〇〇〇、〇〇〇鎊，在這個時候，克拉薩斯是被認為羅馬最大富翁的，他的財產為七一〇〇泰侖。

散致富的方式，在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在全世界軍事的歷史中，從開初一直到十九世紀，一個軍隊的司令官，無論如何，一個得勝的軍隊的司令官，他個人從戰爭得到一筆利潤，這是很普通的事。然而在戰敗的時候，舊時將軍們所冒的危險當然比了目前的為大。他們個人所臨的險境差不多是和普通士卒一樣的。並且，在他們失敗了時，他們也許就被放逐，財產沒收，在二十世紀時，通常是有祇有一個君主纔會遭到這樣一種命運的威脅。

一般軍事領袖的發財機會和危險，因他們的法定的地位而不同，不過在他們的實質上是很少差異的。古代，特別是在羅馬，他們已經知道各種手段，怎樣使一個軍事領袖軍事上的光榮『鍍起金』來。他們所獻給一個征服者的，不祇是象徵尊榮的櫟欄葉和月桂，並且還有物質的利益。如果他在戰事進行之中，並沒有把腰包填飽金銀珠寶，在歸去之時，就有着一種公認的權利，從事取得極大一部分的戰利品。除了這些動產的贖贈之外，他還做了使用這個地面的領主。有着特殊功勳的軍人，他便得到了整個省分的報酬，其餘附屬的軍官得到了一個比較小的數目，但通常他們所得到的一筆財產，往往也足夠使他們在年紀還輕的時候引退，過着一種舒適而安逸的生活了。顯赫的官職，政府機關或是金融界的挂名差使——其中有些就像目下一般退職軍官所擔任的董事的職位一樣——

這就完成了一般軍事司令官所有的全部利益。

封建貴族

愈是在中世紀原始的經濟生活狀態，牠所產生的戰爭的利潤，愈是紛歧。在另一方面，一個武士的目光便愈是密切注意在土地產業上面。這種原因有二。

無論誰曾經從他的大君主得到了一塊采地的，他就得替他服軍役，特別是在馬上的。這種家臣負擔着他的軍需的費用，通常還得準備好三個月的食糧。這種在土地的讓與和軍事服役之間的關係，便是中世紀封采地制度的基礎，幾世紀來，牠爲封建諸侯取得了一種經濟上的優越地位。

不過這祇是戰爭經濟學的一面，牠們本身對於武士的吸引力當然很小。他們以後固然還會繼續得到土地的報酬，例如，法蘭克王國在培平矮王之時，曾經把屬於教堂的土地分配着。不過戰爭本身對於封建家臣總不是一種好事，他們是受着最大的犧牲的，在封建歷史上有着極多的證據，就是一般家臣，特別是在一般有錢的家臣，他們在家裏可以過着一種安燕的生活，因此當封建主召他們參加一次新的戰爭時，他們往往並不熱心前去。一般大的大君主就必須用了他們的全力來勸誘他們的忠心的家臣動員。有時他們答應騎兵給以規定的餉，但錢往往非常短少，並且也不是處處地方都能使用。動產贖物的期望並不是十足動人的，特別如果這次的遠征是在一些很遠的地方，一個封

建主的最有力的釣餌，就是答應他的家臣，在他們將來征服的國家，給他們以大塊的區域，他們在那裏也可以變成一個大的封建主了。

勝利王威廉的英國之戰，便是這樣的一個顯著的例子，結果他使一般參戰的人都得到了極大的收穫。諾曼地公爵的家臣是北歐最有教育的貴族，他們最初不答應跟他從事一次海外的戰爭，威廉看到這樣情形，於是就親口各別的答應了他們以土地的酬報。

得勝之後，威廉毫不吝嗇的實現了他的諾言。他第一個想到的當然是他自己。在他老年的時候，每年的收入達四〇〇〇〇〇〇鎊。直至五百年後，伊麗沙伯女皇的收入纔超過了此數，但當時鎊的購買力已經絕大的減低了。威廉的這筆龐大收入的來源，除了各種的貢稅之外，其餘都是從他在全國各地爲他自己所留下的一四三二處產業所生產出來的。

其次於國王的便是王族。威廉的兄弟奧桐，除了國王之外，他是被認爲全國最富的人，他得到富饒的產業四五〇處；另一個兄弟勞勃脫，他得到領地九七三處。威廉的屬員也沒有不平的地方。在威廉在英國所建立的一種貴族的中央集權的制度中，任何政治獨立的希望固然是消失了。然而從經濟的立場來看，他的武裝同志的確都得到了充分的報酬。阿蘭·斐根脫得到采地四四二處，琪勞姆·地韋侖尼得到二九八處，哲弗洛伊得到二八〇處，理查·地克蘭爾得到一七一處，其餘詳細記載，都可以在英國土地及統計調查冊（Domesday book）中看到。

這些封建貴族既然得到了這許多土地，對於他們的國王就有繼續從事軍事服役的義務，於是他們就把大部分的產業讓給次等家臣，因此他們就有義務，不但是參加國王的戰爭，並且也得參加他們直屬大君主的私人的戰爭中。不過從這時起，他們也遇到了以前國王對於他們所遇到的同樣的困難。如果他們要把他們的佃戶從他們的田地裏拉出來作戰去時，他們就得給他們一種經濟上的擔保，這種擔保却就愈變愈繁重了。

然而封建貴族這樣的把他們的財產和他們的社會地位維持了三百年。隨着，他們便漸漸的衰落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國王已經有了一個有組織的軍隊，並且兵器又有了新的技術上的發展，因此在軍事的立場上看，封建貴族是毫無用處了。目下，一個二十世紀的英國高級貴族尚堅稱他們是十五世紀或十五世紀以前軍人貴族的後裔。其實却並不盡然，因為古時貴族的尊銜往往因事廢去，過後又轉給一個新封的貴族之家。這些征服者的名義是比了他們從勝利所得到的產業更為持久的。法國高貴的封建武士制度消失的年代，差不多正和英國同時。不過在法國，一般古舊的世家和他們的封建產業比較還好好的存在着。在法國革命之初，有一五〇〇貴族之家，尚能一直追溯到他們『不能記憶的』世系，即追溯到中世紀時的『種族』，不過，這個數目已經不到全體貴族十分之一了。

中歐和東歐古武人貴族，他們根據在戰爭利潤之上所得到的優越的地位，比了西歐的貴族維

持得長久一些。但這裏因爲遭到了一次猛烈的經濟變化，他們也在十五世紀末葉的時候消失了。有一個時候，一般封建貴族，他們既已失掉了軍事上的用途，於是就設法從事關路劫奪一般商人和旅客，以補償他們的戰爭的利潤。這種行爲後來受到了中央當局的抑制，於是這些在易北河邊擁有土地的武人，就不得不裁減他們所僱用的本地農民，漸漸到完全不用他們，使他們的繁殖的範圍可以增加起來。

新世界之征服

接近十五世紀末葉，與正當十六世紀初葉的時候，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封建制度都已普遍沒落，中世紀的戰爭利潤也隨着消失了，這時，從食祿的龐大軍隊的組織，戰爭本身便產生了一個完全的財政上和經濟上的演變，於是在歐洲西南部便展開了一個戰爭事業的新時期，使一般軍事領袖得到了一種無量收穫的機會。現在我們所要講到的一般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險家的偉大的遠征軍，在最初原是完全屬於軍事性質的，雖然當初所包括的祇是一些極小的軍事單位。

這些勇敢的遠征軍，就像十字軍一樣的，他們的動機不但是宗教的和玄學的，同時也是物質的和政治的。但是在準備與實行這些海外的出征之時，物質的利害立刻就占據了一個最大的地位。在他們的軍事的目標和手段之中，他們就回轉了一種原始時代的觀念。一切是都許可的：一切姦淫擄